

壽慶兄古人閣下

并呈

大病甫起

壽山如故

昨日得之河之失散日微夜

壽山如故

懷長思

懷嘆

今日刻發

引而實刻奉到十首

壽慶兄

本函出時

言多祇求我

壽山如故



湘軍史料叢刊

岳麓書社印行

三河之役

——致李續賓兄弟函札

湘军史料丛刊

三 河 之 役

——致李续宾兄弟函札

劳柏林·整理 / 岳麓书社·印行

整理者：劳柏林

责任编辑：文正义

封面设计：许康铭

三 河 之 役

——致李续宾兄弟函札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6.75 印数：1——1500

ISBN7—80520—086—6

K·24 定价：1.75 元

〔湘岳87—5—3〕

02112/10

《湘军史料丛刊》序

湘军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居于首要的地位的。它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在于与太平天国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致彭杏南》），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非关湘军。而清皇朝的颠覆与民国军阀的形成，则由于湘军的兴起。故湘军的重要，首在政治，不是军事。

清中叶时，八旗已经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全国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兵随将转，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跟着改变了。到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江南大营被打垮，绿营全部崩溃，清王朝不得不把对抗太平天国的全部责任交给曾国藩。于是湘军重要人物也都步步上升，有不少人做到总督、巡抚。

清代定制，置总督、巡抚，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均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得而干预，唯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居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控制他们。全国权力

全部集中于清中央。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掌握了兵权、饷权，朝廷也莫可奈何，督、抚专政的局面于是形成。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康有为至说当时十八行省为“十八小国”（《康南海文集·裁行省议》）。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皇朝中央无力，遂移清祚。民国初，袁世凯盗国，再起革命；袁世凯死，又演成北洋军阀分崩割据的局面。早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撰《湘军志》的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将富兵横”的情况，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知乱不久矣”（《湘绮楼日记》）。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政治的影响一至于此。

从兵制上说，清代咸丰前是绿营制度时代。咸丰末，湘军代替了绿营。曾国藩解散湘军，另编淮军，淮军的营制、饷章尽仿湘军。咸丰、同治军兴时，各省因绿营不可用，各募勇营以资战守，其制也都仿自湘军。故自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编新式陆军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枢纽。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做将领的靠他们卖命而升官发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是够惨了，如今当了兵，比在家做佃农还要惨。他们觉醒了，就加入反清的革命团体哥老会，在攻陷天京前，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全集·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稟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数端缕陈察核由》）了。到攻陷天京、被解散回乡后，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起反来。此后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时，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

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也是在政治、军事、思想多方面影响当时及后世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要研究近代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而他一生的事业主要表现于湘军，要了解他，解剖他，自然又非研究湘军不可。其它湘军重要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等，也应该研究。

研究任何一项历史，都要求具备丰富的史料。湘军的史料在中国近代史的史料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感到不够。

湘军至今已一百三十年，史料已经大量印行，是否还有未刊的呢？我认为有的。我于五十年代，在南京搜寻太平天国史料，从江苏省博物馆钞录有一部《曾国藩书牍》钞本，收信约六百三十通。一九六〇年，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把它编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总类第六部分“书牍”内。后来《汇编》因为字数太多，未能印刷。一九七七年，我再到南京重订《汇编》，为减少字数起见，把它抽了出来，未在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出版。一九八五年四月，我接到岳麓书社文正义同志来信，说他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去，看到这部书牍，问我经过。我查了我手边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总类目录》，才记起此事。我十分钦佩岳麓书社搜访史料工作的深入、细致，我赞成把这部《曾国藩书牍》印出来以供研究。在这里，我顺便说说有一本汪士铎著《胡文忠公抚鄂记》，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汪士铎是胡林翼、曾国藩座上客，参预密谋，专精地理学和史学。他这部记载，材料丰富，叙述扼要。我没有见过刊本，也未见人引据过，建议岳麓书社也把它印出来。可见在湖南以外的地区尚有一些重要的湘军史料未印，在湖南本地当会有更多的。

即使是刊行过的旧籍，现在也有整理重印的必要，象曾、胡、左这三个湘军主要人物的奏稿、批札、书信、日记、诗文集以至年谱、大事记、荣哀录，和一些次要人物的奏稿、批牍、函札等。（彭玉麟的《彭刚直诗稿》，俞樾论为可据以考彭玉麟的事迹。我考他的恋爱史，便是以这部诗稿为依据。见拙著《本证举例》，载《文史》第八辑。）此外，一些从军记、回忆录，如刘典《从戎识实》，陈澧《病榻述旧录》，也可重印。以上著作过去虽曾刊行过，现在大都买不到甚至难以找到了。记得广西贵县要研究黄鼎凤，叫我买部《刘坤一遗集》，我在北京遍找了七、八年都买不到。前年我撰有关太平天国嘉应州战役事，须查刘典《从戎识实》，竟到几间图书馆都借不到。我在北京还买不到、借不到，在比较小的地区更可知了。

岳麓书社编印《湘军史料丛刊》，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学术研究是一大贡献。我非常赞同，故乐为之序。

罗午冈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谨序于北京

整理者的话

1858年9月（咸丰八年八月），湘军大将李续宾率领精锐七千余人进攻安徽。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直指庐州（今合肥市）。11月15日（十月初十日），在三河镇（今安徽合肥市南）遭到太平天国陈玉成、李秀成部十馀万人的包围，经过激烈鏖战，全军覆没，李续宾也死于是役。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三河之役”，乃太平军和湘军历史重要的一页。

太平天国自1856年9月发生天京之变，东王杨秀清、西王韦昌辉相继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领十数万太平军出走，元气大伤。清朝统治者企图趁此消灭太平天国，一面集结重兵，重建江南、江北大营，紧紧围住天京；一面命令湘军在西战场上加速其攻势，向东推进。在其后的两年中，清军巩固了武汉这个上游根据地，控制住湖北全省，并占据了包括重镇九江在内的江西大部府县。曾国藩和李续宾乘战胜之势，兵分两路，一指江浙，一取安徽。太平军节节失利，形势十分严峻。

洪秀全为了解脱危机，重新组织了军事领导核心，任命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为五军主将。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召集太平军将领会于安徽枞阳，商定击溃江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9月，陈玉成、李秀成大败清将德兴阿于乌

衣和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天京形势稍得缓解。当李续宾率其精锐进攻安徽，连下数城之际，陈玉成、李秀成迅即率部回援。于是，在三河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

三河镇位于巢湖西岸，当庐州、舒城、庐江之间，地势平衍，小河萦带，圩堤交错，交通便利。太平军在这里修筑城寨，环以九垒；城内屯有大量粮秣輜重，备以接济庐州、天京。李续宾气势汹汹，一达三河就攻占了城外九垒，三河守将吴定规告急。陈玉成审时度势，认为李续宾虽连占数城，锋芒锐利，但连月征战，士卒疲劳，每占一城均分兵留守，战斗中又不断减员，已成强弩之末；且孤军深入，后无援军，正可围而歼之。于是，迅速率师抵达白石山、金牛镇一带，截断李续宾退路，并命令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张洛行部南下，阻遏舒城援军。李秀成也率部向三河急进。李续宾得悉陈玉成回援安徽，也深感势孤力单，曾向湖广总督官文求援。官文却以为李续宾熟谙用兵，无所用援，未予派兵。处于重围之中的李续宾，曾企图趁太平军立足未稳之际，突破包围。1858年11月14（咸丰八年十月初九）夜，李续宾集中兵力偷袭金牛镇太平军，次日凌晨即向陈玉成大营发起进攻。其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陈玉成部乘雾自其背后杀出，李军不知虚实，以为中伏，阵脚大乱，左路先溃，中、右路继败。这时李秀成又率军赶到，吴定规也从镇内冲出，三路兵马把清军团团围住。李续宾突围不成，力战身死（一说自杀）。所部除少数突围而出外，其余悉数被歼。陈玉成、李秀成乘胜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进犯安庆的清军也闻风而遁。

这次战役，对湘军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李续宾是湘军名将，《清史稿》称他为“湘军之杰”，“克复四十馀城，身经六百馀战，一时诸将无与伦比”。他死后，咸丰皇帝手敕：“惜我良将，不

克令终。尚冀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足见朝廷倚畀之重，以及他之死对清统治集团打击之大。是役文武官弁死者数百人，士卒数千人，曾国藩曾哀叹当时湘乡几乎“处处招魂”^①。胡林翼也曾痛心疾首地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志之士亦凋丧殆尽”^②。三河之役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更为显著。它扭转了自天京之变后太平军被动挨打的局面，遏止了浙、赣、皖战场上清军的攻势，重振了太平军的军威，使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再度由低潮转向高潮，又顽强坚持了五年之久。

我们从湖南省出版局资料室的藏书中，发现了三河之役前后清方军政大员曾国藩、官文、胡林翼、杨载福、彭玉麟等人致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的书信146封，原分裱14册。中有《中兴名贤致忠武公（李续宾）书》（原署十卷，现存一、二、五、八四卷）、《中兴名贤致勇毅公（李续宜）信》（上、下二卷）、《胡文忠公与勇毅公书》（二卷）、《唁书》（原署九卷，现存六卷）。各册首均有题记，载明系光绪庚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二、三月间分别裱装成册。或署“前普珍藏”，或钤“前普”、“伯强”、“伯璽钧壮”朱印。前普乃李续宾长孙，袭三品男爵^③。可见这批书札原系家藏，后流落出外。至于原来是否仅此几种，还有无失落，则不得而知了。

这批信札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湘军在1857、1858年湖北、安徽、江西数省的攻防情况，三河之役的

① 《曾文正公书札》第八卷《复左季高》。

② 《胡文忠公遗集》第三十一卷《查明李续宾三河镇阵亡实迹疏》。

③ 傅耀琳《李文忠公年谱》。

战斗经过及战后清阵营里的惊惶失态与应变措施。老百姓对太平军的支持，清军士气的颓唐，清方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以及清政府财政的困难等等，在这批信札里也有所反映。如胡林翼在闻三河之失后，告诫李续宜：“千言万语”，此时“唯不可战，唯不可死耳”！颓丧惊惧之情溢于言表，即足以反映当时统治集团情态之一斑。其中一部分信件还是研究湘军领袖人物思想的重要史料。如彭玉麟对上峰允许英、美、法船上驶察看汉口码头，斥为“不全国体，令人发指！”“夷鬼如是可恶，竟欲深入内江，藐视无人之境，而堂堂当事议和，一再而三。似此不全国体，曷可胜叹！天下事岂可为乎？……倘我优容，而夷性狼豕，稍生事端，听之耶，抑与之用武耶？用武又恐违背圣衷议和之意，不用武又恐难耐，实处两难，愤恨奚似！”其忧时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反映了湘军首领既镇压太平天国，又反抗外敌侵略的思想面貌。信札除官场应酬之作外，大都言为心声，不象奏牍之粉饰冒功，或妄发议论，它们的史料价值超过了其它类文字。因此，把这批信札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近代史，特别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湘军史参考，应该会受到历史学界欢迎的。

此次整理刊行，将同一发信人的信归在一起；各信根据写信日期次其先后（许多信札无具体年月，则根据信件内容推定；无法考其具体月日者，则约略置之），部分篇目略作注释。信札全部保持原貌，其讹错之处则加以改正，改正部分用方括号表示，被改文字用尖括号表示，漫漶难辨者以□示之。原写在信笺天头、地脚、行间的话，则加上圆括号排入正文。为阅读方便，书末附录了《清史稿》中李续宾传，官文、胡林翼关于三河之役的奏折，李秀成《自述》中关于三河之役的叙述，三河之役前皖、赣、鄂、苏四省太平军与清军对峙形势示意图，并编了内容索引和人名索引。

整理者学疏识浅，讹错之处，定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劳柏林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曾国藩〔001~009〕	(1)
官 文〔010~022〕	(12)
胡林翼〔023~079〕	(26)
杨载福〔080~082〕	(83)
彭玉麟〔083~098〕	(86)
曾国荃〔099~101〕	(102)
罗嘉旦〔102〕	(107)
都兴阿〔103~104〕	(108)
舒 保〔105〕	(110)
李孟群〔106〕	(111)
李恒 龙启瑞 恽光宸 联福〔107〕	(112)
普承尧〔108~110〕	(113)
刘长佑〔111〕	(116)
唐训方〔112~113〕	(117)
罗遵殿〔114~115〕	(119)
刘腾鸿〔116~118〕	(122)
刘腾鹄 刘腾鹤〔119〕	(127)
萧启江〔120〕	(128)

何忠骏〔121~123〕	(129)
金国琛〔124〕	(132)
庄受祺〔125~128〕	(134)
沈葆楨〔129〕	(139)
王 勋〔130〕	(140)
蒋泽沅〔131〕	(143)
陈光亨〔132~133〕	(145)
王嘉麟〔134〕	(147)
邢高魁〔135〕	(148)
顾文斌〔136〕	(149)
许庆丰〔137〕	(150)
王必达〔138〕	(151)
梁作楫〔139〕	(153)
严澍森〔140〕	(154)
张曜孙〔141〕	(155)
曾耀业〔142〕	(156)
李开仍〔143〕	(157)
□ 英〔144〕	(158)
李续宽〔145〕	(159)
左宗棠〔146〕	(160)

附录

清史稿/李续宾传	(162)
胡林翼/查明巡抚衔浙江布政司李续宾	
三河镇阵亡事迹恳恩加等优恤疏	(166)
李秀成/自述(摘录)	(185)
三河之战前皖赣鄂苏太平军	

与清军对峙形势图

索引	内容索引		(1)
索引	人名索引		(3)

曾国藩

001·致李续宾^①

迪庵仁弟大人左右：

初三日得廿六日惠书，初七日复得初二夜书，尽悉种切。仆于初四日自瑞回省，初五抵章门，次日与福将军会商大局，初八、九拟仍回瑞州。丰城、樟树镇目下尚属安静，唯廿七日弋阳失守，廿九日河口复破，日内铅山、广信深为可虞。贼多兵少，防不胜防，曷胜焦灼！

承示官牌夹一路尚须千人驻扎，目下实无另枝劲旅可以调拨，唯冀瑞郡得手，则仆当亲率千余人赴浔会剿。瑞州掘壕之法专防城贼，未及援贼，将来拟学洪山办法，请足下派一明白哨长来瑞指点。守壕虽有弊端，然设立卡棚，稍可栖止，似亦足示体恤。卡稀而人少，有警则迅速传队，亦与无棚而严巡者无异也。是否得当，仍求示复。请唯心鉴。不宜。

愚兄曾国藩顿首 初八辰刻

^① 是信写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八。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公由瑞州回至南昌，会商军务。初九日，仍回瑞州营。”其父之讣于十一日至瑞州。

002·致李续宾^①

迪庵仁弟大人足下：

顷奉手书，知前布寸絨已邀仁览，藉稔戎祉绥佳，兴居邕适，至以为慰。

皖逆上窜蕲、黄，得阁下分兵于张家塆、陆家嘴等处助剿，声威丕振，布置周详。易景照阵亡，厚庵昨函知仆处。今得转败为胜，陆师复获大捷，深为欣慰。

国藩抵家，急寻葬地，昨于近宅六、七里觅得一区。初三日发引，十六、七可以负土成阡。

江西军事，刻不去怀，目下瑞、浔、临、吉均驻劲旅，所难者不在筹兵而在筹饷。国藩自审裕饷之才素非所长，而如钱漕、劝捐、抽厘等事大抵有土而后有财，既无地方之责，动生越俎之嫌。谓口食不继，徒以鄙人相处较久之故，欲以甘言安抚士卒，抑亦可暂而不可久。反复思维，即使迅速赴军，亦实无足裨补于万一。

前以两次夺情获罪名教。博询众议，近得各处复书，如冯展云、吴南屏诸兄皆谓宜疏请守礼。五月廿二日已具折陈请终制，本月下浣可奉批旨。

联姻一节，足下与罗山之约在前，先严与罗太翁之约在后，来示委婉详明，曲尽情理。唯国藩现居礼庐，问名之礼自不遽办，俟与足下会晤后再行定议可也。温甫舍弟荷蒙不弃，得托草末，

① 是信写于咸丰七年闰五月十六日。据《曾文正公年谱》：“（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公以假期将满，具折奏沥陈下情，恳请终制。”奉旨不准。